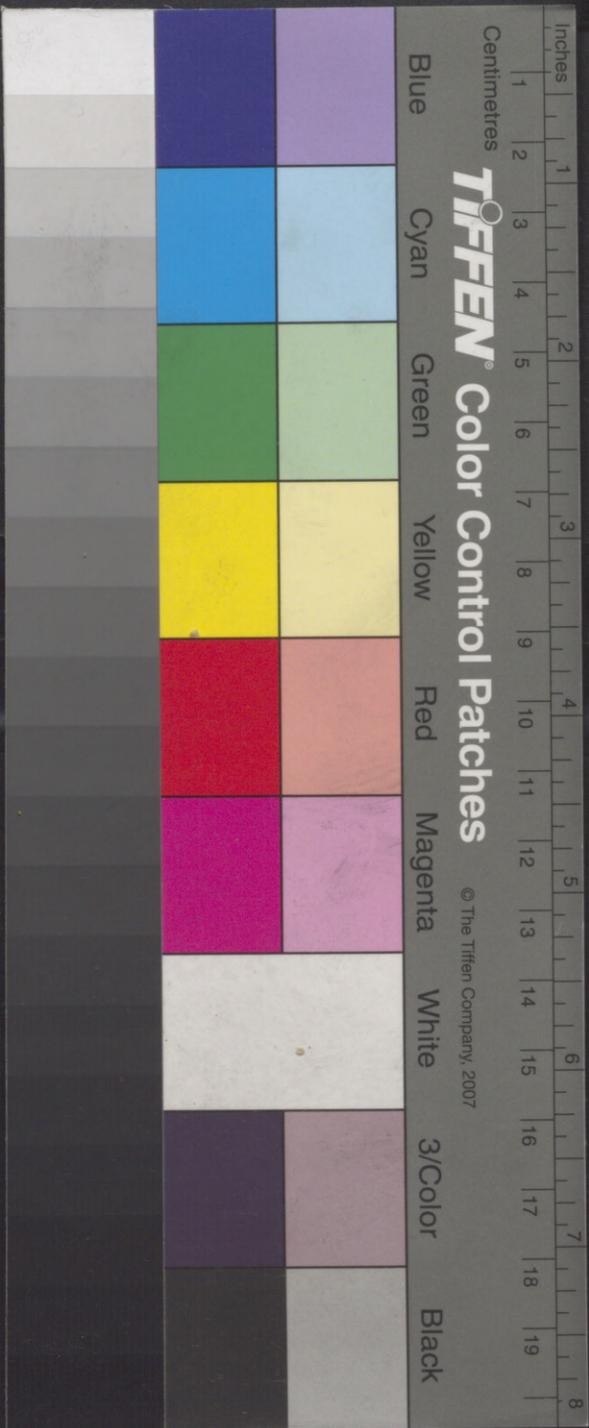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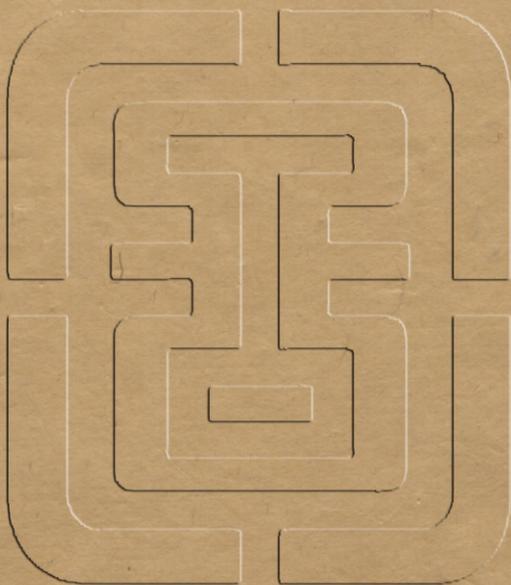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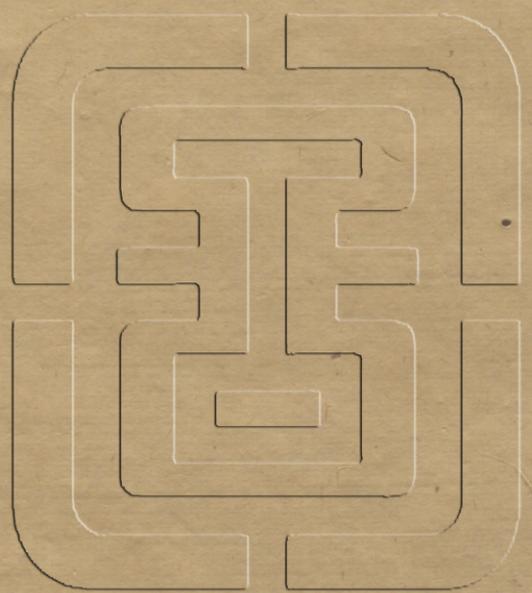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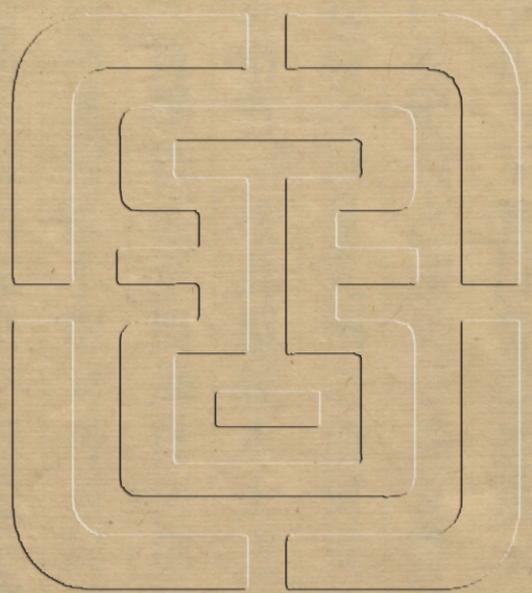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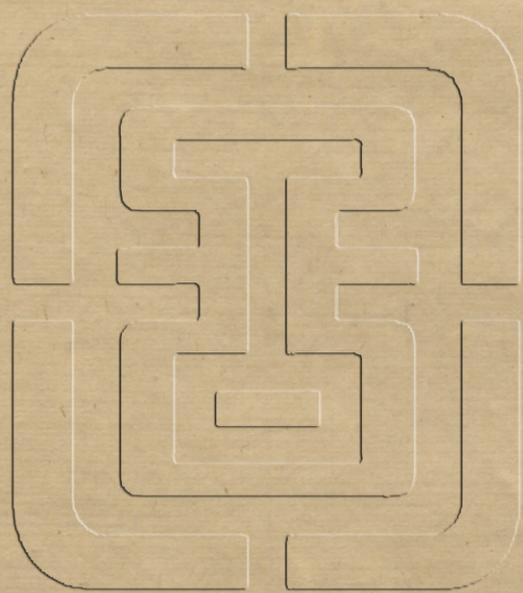




十六







皇清經解卷四十五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九州攸同

傳曰所同事在下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
治天下大同故總敘之陳氏曰禹貢書法簡嚴上各州惟舉
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吳氏曰同謂九州之內
無一處有未治者渭按此總敘水土之功而先舉其凡曰九
州攸同下文四隩既宅至四海會同則其目也

古字州與洲通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說文堯遭洪水民
居水中爲高土故曰九州今按禮記祭法曰共工氏之伯
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章昭云共工

氏伯者在戲農之閒管子曰神農作殖五穀九州之民乃知穀食地理志云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陸氏釋文引周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帝王世紀曰顓帝帝嚳建萬國而制九州杜氏通典曰顓帝置九州帝嚳受之州之為州也尚矣誠如許氏所言豈義農之時亦嘗有洪水乎舜典疏云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共在一州之上分之為九耳此說近是蓋自羲農以迄帝堯竝為九州但其州名與疆域容有不同故黃帝顓頊亦稱建置日知錄云夏商之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有不同周禮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日分則不循於其舊可知矣

洪範曰鯀乃殛死禹則嗣興而堯典殛鯀次肇十二州之下故地理志云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置九州列五服蓋漢人之說如此

故王莽據之為奏帝王世紀云堯遭洪水分為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為九州今禹貢是也說本班固今按禹告成在堯時堯崩三年喪畢舜即位其

命官曰咨十有二牧則九分為十二實在告成之後使先十二而後九則舜之命官不當復言十二牧肇者始也使前此已為十二州至是復分九為十二則亦不得言肇矣且因襄襄而分絕其所蕩析者不應獨在冀青之北是皆可疑愚竊謂古史記之體有以年為經者春秋是也有以

事爲經者尙書是也二典所載諸事不繫年月封山與巡
守爲一類四罪與恤刑爲一類故相繼言之吳才老云史
泛舉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序林少穎云廼鯀竄
苗當在洪水未平之前肇十二州當在禹平水土之後史
因言舜之恤刑遂舉四凶事繫於下耳二說允當左傳王
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以爲在禹之世
孔穎達亦云禹登王位還置九州近是竹書紀年曰帝舜
三十三年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始未可信

舜典肇十有二州傳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
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正義云以境界太遠始別置
之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

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見史

記集鄭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分齊爲營冀州南北太遠

分衛爲并燕以北爲幽金氏通鑑前編曰九州之來舊矣
而冀爲其北自陶唐都冀其聲名文教自冀四達冀之北
土所及固廣矣及水土既平人民加聚於是分冀州自衛
水以北爲并州醫無閭之地爲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
北爲營州是爲十二州焉考詩書傳記所紀其後復爲九
州蓋九州爲正而幽并營不過分統青冀之故地是以殷
之制分并爲幽合青爲營分梁以入于雍荆周之制合梁
爲雍合徐爲青而并與幽冀復二焉略見爾雅詳見職方
氏所記職方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川河沛并州其山

鎮曰恆山其川虜池嘔夷然則營州其山碣石其川遼水與涓按虜池卽衛水嘔夷卽恆水也康成云分衛爲并殊不分明通典指爲衛水以北而金氏因之復舉恆山虜池以證尤確若以爲康叔所封之衛則并冀當以衡漳爲界而冀域北盡於平陽無是理也營州之碣石非禹貢之碣石說見導山

日知錄曰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儒謂以冀青二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幽則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并則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營則今遼東大寧之地其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靡得而詳然而益稷之書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則冀方之北不應僅數百里而止遼史地

理志言幽州在渤海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營衛志言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著而居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或其說之有所本也劉三吾書傳謂孔氏以遼東屬青州隔越巨海道里殊遠非所謂因高山大川以爲限之意蓋幽并營三州皆分冀州之地今亦未有所攷涓嘗與閭

百詩論及此事百詩曰寧人著書言幽在今桑乾河以北至山後諸州并在今石嶺關以北至豐勝二州營在今遼東大寧竝有塞外之地舜蓋至此始有先儒謂以冀青地廣而分者殆非予時同客太原面質之曰此不過從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并州其澤藪曰昭余祁在

今介休縣東北二十二里俗名鄔城泊吾與君所共游歷者非石嶺關以南乎且亦知先儒之釋經苦心處乎知分冀東恆山之地爲并州則以周并州鎮曰恆山故知分冀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則以周幽州鎮曰醫無閭故又知分青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則以爾雅釋地齊曰營州故也不然徵周禮爾雅一書欲於禹九州外枚舉舜三州之名且不可得况疆理所至哉鄭康成云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晉地理志同然則青之分而爲營也不獨以地廣實以吏民艱於涉海故別置一州以避其險漢光武以遼東等郡屬青州後還幽州與明嘉靖十三年改遼陽附順天鄉試者略同蓋古今情形亦不相遠云今按恆山虜池嘔夷皆并之山川而並載於禹貢安得謂其地非冀域自此以北禹功所未及故醫無閭不書非以其山在外國而略之也經紀揚州止於震澤豈可以會稽之山不載禹貢而謂浙江以南非揚域邪幽爲冀之東北境也明甚後漢書及杜氏通典皆以東夷九種爲嶠夷其地在漢樂浪玄菟郡界而青州首書嶠夷旣略則朝鮮句麗諸國禹時實皆在青城况遼東渡海僅數百里乎堯遭洪水天下分絕謂冀之東北前閉而後通前距而後服於理亦無礙但不可謂三州之地從古所未有至舜而始開耳且禹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自堯都以北當有二千五百里之地三州非其固有冀北要荒二服將何所容哉先儒釋經未必皆

是苟有確據不妨改從若此之類則又不如仍舊之爲安矣

四隩既宅

釋文隩於六反玉篇於報反渭按隩史記漢書並作隩

蔡氏曰隩隈也厓內近水爲隩渭按隩者水曲幽隱之處猶室之有奧四方之隩皆可奠居則非特竟之降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而已

傳云四方之宅已可居正義云室隅爲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爲居至于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爲宅以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渭按隩者隅也故室隅亦曰隩直指隩爲宅非是疏頗費辭終不明爾雅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疏云隈當作鞫傳寫誤也李巡曰厓內

近水爲隩其外爲鞫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內曲裏也外曲表也詩大雅芮鞫之卽傳曰芮水涯也鞫究也箋曰芮之言內也水內曰隩水外曰鞫蓋詩之所謂芮卽禹貢之所謂隩也芮與泃同隩亦作奧衛風瞻彼淇奧是也大學引詩作澳

九山刊旅

傳曰九州名山已槎未通道而旅祭矣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總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已治往前大水旅祭禮廢言旅見已治也呂氏曰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場而旅祭以告成功金氏曰刊者去翁鬱驅猛獸也旅者定祭秩立表鎮也王氏樵曰刊旅舉始末以包中間刊者治

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渭按刊者隨山之事旅者告祭之名九州之山皆已刊旅則非特四列之所隨梁雍之所旅而已

左傳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禹貢有

其七而無其二三塗陽城淮南子云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

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也禹貢有其六泰山即岱首山即雷

首而無其三會稽羊腸孟門殊不合故史記索隱釋道九山曰汧

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嶧冢內方汶與岷同是九山也然

禹之所導自汧至敷淺原凡二十七何獨有取於此九山

如謂舉其大者則雷首太岳太華外方衡山豈反不及底

柱內方等耶蔡蒙荆岐終南惇物鳥鼠之旅經有明文何

以皆不在此數邪其謬不待辯而可知且魯語展禽曰共

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韋昭云九州之土左傳虞人

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杜預云九州之道

孔穎達云既分海內以爲九州遂皆以九言之禹貢云九

山九川九澤故此亦言九州之土九州之道正可與此經

相發明也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黃帝之所以畫野分州也

帝省其山梓械斯拔太王之所以肇基王迹也刊木是古

帝王大經濟故始終兩言之

禮有正祭有告祭周禮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及四望注云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

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四望五岳四鎮四瀆論語季氏旅

於泰山馬融曰旅祭名由是言之旅乃告祭之名非專主

山川孔傳於梁州云祭山曰旅未當也或曰旅為告祭其山川正祭之名云何曰正祭山川謂之望堯典舜受終之

後望于山川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金吉甫云禮記作柴

而望祀山川蓋古者祭山埋之祭川沈之今於東岳之下祀岱宗而及東方山川不能徧埋沈也故柴而望祭取其

氣之旁詩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鄭康成云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

謂巡守也望于山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此皆天子之禮山川遼遠不可一往就祭四向望而為壇遙祭之故曰

四望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亦謂之望春秋公羊傳曰

三望者何望祭也祭泰山河海鄭康成以為望者祭山川

之名三望淮海岱也爾雅云梁山晉望左傳云江漢睢漳

楚之望此皆諸侯之禮也望為正祭天子諸侯皆躬親其

事而旅則合祠官致敬焉難者曰舜武之於山川亦告祭

也何以謂之望曰受終巡守大事也雖告祭而以望禮行

之故亦謂之望禹治水時猶未攝位王官不得行望禮水

土功畢聊以告平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祭通謂之旅

也

九川滌源釋文滌待歷反渭按源史記作原

傳曰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正義曰從其所出至

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林氏曰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

指九州之山川澤而言之若必欲以弱水而下為九川雷夏

而下為九澤則導岍而下果九山否乎呂氏曰滌源水平而

復疏滌其源為經久計也金氏曰九州之川不曰通流而曰

是青經解 卷四十五 胡明經禹貢錐指

滌源者此所謂濬畎澮距川則田里無水潦壅塞之患也渭
按金說尤善九州之川皆已滌源則其所濬者非特岷嶓蒙
羽諸山太原覃懷等地而已

管子曰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

引他水及於大水入海者命曰枝水墨子曰禹湮洪水決

江河通四夷九州名川三百支流三千小者無數周書曰禹濬七

十川大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二十七即所謂經水酈注

引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即所謂枝水禹曰決九川距四

海者是也史記索隱以弱黑河漾江沅淮渭洛當之則拘

而鮮通矣其曰濬畎澮距川即此經所謂滌源者是也畎

澮有二一為田閒通水之道匠人畎遂溝洫澮之制是也

一為山中澗壑之流釋水云注川曰澮注澮曰谷是也谷

畎澮猶澮也蓋畎澮者諸川之源洪水氾濫畎澮填淤不

濬則雨潦時至平田皆為巨浸勢不得不決而歸之川川

中暴漲還溢地上及其旱也田閒乏水良苗立槁亦無以

救之是旱潦皆災源委交病也故必以滌源為濬川之成

功云

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禹作司空時事也

孔子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禹攝帝位後事也夫既

決川距海矣而必繼之以濬畎澮亦既萬邦作乂矣而又

必盡力乎溝洫禹終身孜孜於此者人皆知其為治田

之良法而不知其為治水之終事江淮河漢之水由地中

行歷千餘年而不變者恃有此道也周恭肅用曰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所以有徙決之變者以霖潦無所容也天下皆有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治水之人水治而田無不墾一舉而平天下之大害興天下之大利兩得之矣朱國盛曰天下之水當以天下分之禹之決川疏河所以抑洪水也其盡力溝洫所以備洪水也以天下之溝洫盛平聲天下之霖潦黃河安流入海四海之田皆墾而國計無虞矣此千古之格言治河之碩畫也禹貢於九州分敘決川之事而總結之曰九川滌源使其事專為治田而無與於治水則何以繫諸九川之下其繫諸九川之下者蓋以是為治水之終事也今井田之政雖不可復而溝洫之法隨地可行治河者不知出此何也馮應京曰大禹立圭告成迨殷周而疆理如故也畛涂道路皆水防也無所事隄瀦溝遂列皆水藏去聲也無所事渠河由地中行不勞而定矣今瀕河之北一望閒荒誠驅河南徐邳諸郡之民數百畝必溝數十溝必川數大川必瀦為湖渚溝因水激坊因水淫淵因水罄折而句音鉤於矩為湖為渚多則方千里之水不助河為虐反用為利矣此真得滌源精意使其說得行豈非河定民安之上策哉總之溝洫之設不專為田閒備旱潦蓋暴水時至得溝洫以貯之則其水不盡歸於河此急來緩受之法河之所以無溢決也三代而下知此意者鮮矣

溝洫之制占地頗多商鞅之所以開阡陌者爲富強計使地無尺寸不耕無尺寸不征也既盡地力廢溝洫則膏壤變爲烏鹵而穿渠灌溉之事興焉鄭國引涇注洛以爲渠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是也賈讓欲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此鄭白之故智非大禹滌源之意故讓亦自言非聖人法乃救敗術也或以穿渠溉田有合於古溝洫之制大謬何也禹濬畎澮導谿谷之水以注之田閒其勢順而易鄭白之渠引川之水以溉平地其勢逆而難溝洫廣深雨多水暴至有所容利於田而兼利於河穿渠引溉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水暴至輒溢決漢張成說田雖利而河則病矣唯禹之治水使地上之流得所容畜而河中之水不甚滿盈康功田功相爲表裏此所以爲萬世永賴者與

九澤既陂

傳曰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正義曰往前濫溢今時水定咸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呂氏曰凡治水不出兩端川流畎澮轉相入以達于海所以使之有所歸也或遠而不達則捐數百里之地以爲澤所以使之有所容也渭按九州之澤皆已陂障則非特雷夏以下既澤既豬而已

周禮澤虞注曰澤水所鍾水希曰藪職方注曰大澤曰藪賈公彥云澤虞注水鍾曰澤水希曰藪則澤藪別矣今此

云大澤曰藪者但澤藪相因亦爲一物也周語陂障九澤
豐殖九藪韋昭云澤無水曰藪渭按澤藪單舉則一有水
一無水連稱則通爲一物更有所謂浸者鄭云可以爲陂
灌溉愚竊謂此義本當澤水亦可灌溉非獨浸也揚州澤
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蓋澤藪之水淺或盈或縮
豐殖百物民資其利故大宰職曰藪以富得民浸卽後世
所謂湖也滄蓄淵深四時不改令太湖自包山以西水極
淵深卽古之五湖而平望入赤震澤之間水瀰漫而甚淺
則古之具區也澤浸之別以此雲夢澤方八九百里獨巴
丘湖常滿而不涸是亦浸也

周禮職方之澤藪揚曰具區荆曰雲菅豫曰圃田青曰望

諸充曰大野雍曰弦蒲幽曰獫養冀曰楊紆并曰昭餘祁

鄭注云凡九州山鎮澤藪言爾雅釋地之十藪魯有大野

晉有大陸秦有楊陰宋有孟諸楚有雲菅吳越之間有具

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賈氏職方疏云爾雅

澤有十者以周秦同在雍州秦有呂氏春秋九藪云越之

具區楚之雲菅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

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淮南子曰秦之今按九藪

二字始見於國語及管子說者以爲卽九澤而周禮爾雅

呂覽淮南之所列參錯不齊或以州言或以國言各舉其

大且著者與禹貢不合故釋此經者以爲充之雷夏徐之

大野揚之彭蠡震澤荆之雲夢豫之滎播荷澤孟豬雍之

豬野乃九澤也取之經而已足不煩外求此說亦通但無如九山之難於節取耳施博士曰雖有適然可合之數而無必然可信之理則九山九川九澤皆以九州而爲三言矣

林氏尚書全解引此語

周語太子晉諫靈王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庫以鍾其美也

唐隄

是故聚不隄崩而物有

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昔共工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

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燿皇天嘉之胙以天下

渭

按此論最精川流水故宜疏之以導其滯澤止水故宜

鍾之以豐百物此天地自然之性聖人治之亦行所無事而已左傳云玄冥之子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蓋自上古以來治水之法如是共鯀易之宜其敗也

陂亦隄也而實不同川兩厓築隄制其旁溢陂則環澤而隄之此其所以異也陂必有水門以時蓄泄攷之傳記壽春芍陂楚相孫叔敖作有五門隋趙軌修之更開三十六

門穰縣鉗盧陂漢南陽太守召信臣作有六石門號爲六
門陂山陰鏡湖會稽太守馬臻作築塘周回三百里疏爲
二門其北隄石闢二陰溝十九南隄陰溝十四蓋皆古法
也川水暴至則開高門受水使水得游蕩陂中以分殺其
怒川平則仍閉以蓄水遇旱卽開下門以溉田利民之事
無大於此者故易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賈讓言內黃界
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太守以賦民民起廬舍其中蓋
自戰國開阡陌盡地力卽有廢澤以爲田者其後翟方進
壞汝南鴻隙陂而郡人怨之謝靈運求會稽回踵峘崕二
湖以爲田而太守不許陂之不可廢也如此近世逐利而
忘害古時縮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昧其昔之爲陂澤矣
就禹貢所載言之滎播塞爲平地非人之罪餘若大陸雷
夏大野震澤荷澤皆失其舊大抵由圍田所致而他澤從
可知已夫子之論政也曰無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今廢澤以爲田而百川決溢人無寧居歲數不登皆謀國
者見小利之害也

陸文裕

深

河汾燕閒錄曰晉水澗行類聞越而悍濁怒號

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澎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閒
爲害不細以無堰塌之具耳某行三晉諸山閒嘗欲命緣
水之地聚諸亂石做閘越閒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
爲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既不暇及而晉人簡惰亦復
不知所事聞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

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遂成永世之業故某謂閩水之為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為利者建瓴而下耳朱文肅國楨湧幢小品曰辛丑某南歸經磁州徧野皆有水溝深不盈二寸闊可徑尺縱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輿馬可跨而過禾黍蔚然異之問輿夫水何自來遙指西山曰此泉源也及問泉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劉徵國從泉下築隄障之高丈許隄高泉與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約高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為樂土閣百詩嘗舉此二條以示余曰此即文章家急脈緩受緩脈急受之法也余曰然又因悟谿谷之水由山以注田由田以注川無問南北高下皆宜緩而不宜急障其泉源則田閒無驟盈之水深其溝洫則川中無暴漲之流聚石作灘築隄為障亦即大禹陂澤之意非獨下流捐地以為川水游波之所也

昔賈讓欲穿漕渠於冀州地多張水門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此亦用水門也而其法則與後世減水河同非陂障九澤之意蓋鑿渠減水施之於清川則可施之於濁流則分水既多水力緩弱不足以衝刷泥沙正道必致填淤而決於上游害滋甚矣因澤體之洿下以瀦其水啟閉以時川水暴至得左右游波及其退也經流不分永無填淤之患此聖人之智所以為大也

四海會同

傳曰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林氏曰洪水氾濫於天下四方道路皆遏絕而不通至于禹治九州之功畢每州之末皆載其達于河之道如江不通淮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沱潛漢不通洛則曰逾于洛至于南河或航海或陸運而皆以達河為至則北自碣石西自西傾南東盡海之地皆有通于帝都之道此四海之所以會同也張氏曰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而蠻夷戎狄皆復會同于京師矣渭按張說最善四海之人皆會同于京師則非特東方之島夷西方之崑崙析支渠搜而已

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曰九夷

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渭按古書

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爾雅四海繫釋地不繫釋

水禹貢九州之外卽是四海不以海水之遠近為限劉向

說苑云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是也自宋人

撥棄古訓直以海為海水故蔡傳釋四海會同云四海之

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不知此意包括在九州攸同句

中何用贅辭且禹貢諸水皆入東海唯黑水入南海其歸

西海北海者又何水邪西海北海不見于詩書禮記祭義

始云西海北海注家不詳其地在傳孟子所謂北海不離

乎東海離騷曰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史記曰

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又曰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臨大澤無厓蓋乃北海云漢書蘇武郭吉使匈奴皆幽于北海之上又條支國臨西海後漢書云班超遣甘英輩親至其地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與海商皆常往來唐書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又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其鑿鑿言之如此然西海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由漢以來西域常通中國人得見其海而極北之地罕有使命流鬼去長安僅萬五千里而北海終不得見故朱子云自古無人窮至北海也據王制西河至東海不過二千餘里今以堯時甸服計之其距南海近者可四千里遠者亦無過七八千里而西海北海乃

若此之遠聲教所訖何其相去之懸絕邪四海之義定當

從爾雅然傳記所稱西海北海則實有其處非寓言也洪景盧云海一而已地勢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于青滄則曰北海南至于交廣則曰南海東漸吳越則曰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之稱四海蓋引類而言之審爾則禹貢之文但言海足矣何以又有所謂南海乎蓋南海附近交廣黑水入焉而西海北海遠在數萬里之外與中國之水無涉故不言耳灘沮會同以水言四海會同以人言說者當隨文立義不可牽合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自是周禮堯時未必有此名也會同只是望走之意不必引諸侯朝天子事四海會司舉遠以該

近言夷狄戎蠻則華夏可知傳四海之內內字有病而疏曲為之說云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順傳違經吾無取焉

六府孔修

傳曰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正義曰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葉氏曰六府無廢材貢賦之法於是而立金氏曰府官府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之府也水土既平故六者之利無不興而六者之官無不舉也渭按此以下總結諸州土田貢賦之事六府者財用之源也六府之政不修則賦無所出貢無由作矣曰六府孔修為下文張本也

金吉甫以府為官府其說蓋有所本左傳昭二十九年蔡

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

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句古侯反

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句芒以下

皆五行之神名配者與之同食取彼名以為名猶

社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獻

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直龍

反龍曰該申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為句芒該

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

顓頊氏有子曰犁國語字作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

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農官之長掌播殖有烈山

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祀之今按五行之官及田正自少皞氏已有之則堯時亦
有此六官可知也禹爲司空平水土始兼此二官益掌火
焚山澤作虞若草木亦當兼木火之官稷播百穀爲田正
但未知金正屬何人耳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
四曰金五曰土其序與此小異蓋禹受洛書後所更定下
文云土爰稼穡則穀附於土而不復別爲一府於是五官
之名著而六府之號隱矣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傳曰交俱也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
言取之有節不過度正義曰水災已除天下眾土墳壤之屬
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慎者言什
一而稅不過度也葉氏曰庶土交正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
也呂氏曰九州之土彼此相視高下各得其正蔡氏曰土者
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
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
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
任土事之類渭按此兼土田貢賦而言之底慎者聖人兢業
之心制其法使歸於中正行之萬世而無弊也

萬物皆麗乎土土爲財賦之所自出故於六府之中特舉
土以言庶土吳幼濤云川澤墳衍原隰丘陵山林也說本
周禮大司徒卽所謂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者也東
陽陳氏云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地

無不辨非特墳壤壚之別而已此說非是夫墳壤壚卽在此五地中豈厥土云云之外更有所爲五地之土性乎吳說不妨互證陳氏推廣言之則謬矣

正義云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溼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故舉二者以言也今按揚荆之塗泥不可謂非土性梁之青黎安國以黎爲黑馬融曰黎小疏也王肅從之蓋黎實土性青海濱廣斥斥鹵亦土性也土黏曰埴徐之赤埴獨非土性乎傳云壤墳壚特舉其多者言之不必謂三者之外更無土性也

孔疏以眾土俱復本性爲交正葉少蘊始云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此義較長故蔡傳宗之或疑經文田有等而土無等葉說恐非愚謂田不外乎土特自人耕治出穀名之曰田九等亦就壤墳壚別之卽田之等可以知土之等也但此云庶土交正不專主穀土耳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傳曰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故分爲上中下計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也蘇氏曰九州各則其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及於諸夏也王氏曰土賦有及四夷田賦止於中邦而已金氏曰中邦中國也古者田

之可井者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則隘塞之地疆以戎索故有九州內之夷狄渭按金說最善中邦謂甸侯綏三服泛言九州者非田為庶土中之膏壤中邦乃井牧之地田賦所出生入之大命繫焉國家之積貯賴焉視上貢尤急故特於上二句內抽出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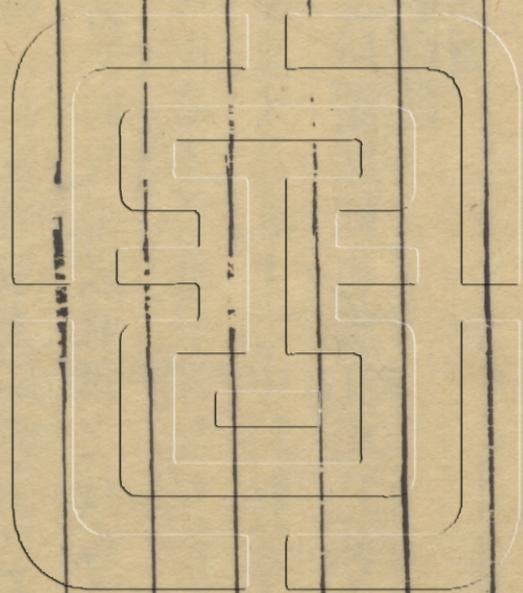
古者以九州之內地制為五服甸侯綏方二千里為中國要荒方二千里為四夷五服之外所有餘地亦屬九州九州之外夷狄戎蠻是為四海自漢以來說經者不明此義唯金吉甫得之左傳定四年祝佗佗言成王封伯禽於少皞之墟封康叔於殷虛皆疆以周索索法也封唐叔於夏虛疆

以戎索夏虛者太原也堯時為侯服周宅鎬京則太原當為要服其地近戎故疆以戎索蓋亦不井其田使與中國之賦法同也

禮記王制自恆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鄭注云冀州域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豫州域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荊州域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徐州域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域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雍州域渭按此經意不在各州之界康成說似是而非篇首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此復縱橫言之自恆山而南河而江而衡山南北徑三千里自東海而東河而西河而流沙東西徑三千里因其徑以知其方故下文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

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即禹
 貢甸侯綏三服方三千里之地無蠻夷雜處其中可以則
 壤成賦夏造殷因歷千餘年而不變至周而始損益之也
 周為王畿及侯甸男采四服之地金華應鏞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此
 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略者也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
 千里者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詳者也深得經旨諸儒
 所莫及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九州之中爰有五服五服之
 地不盡九州孟子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蓋即禹貢中
 邦成賦之區揆王制者錯會其意遂以為州方千里九州
 方三千里而其外即是四海自此一誤諸儒不復知禹貢
 九州之內有中國蠻夷之別而以四夷為版圖所不登正
 朔所不加之地與四海無分矣積謬相仍今特為正之
 禹貢長箋云按庶土四句蔡氏分土貢田賦土貢曰慎即
 惟服食器用也田賦曰成即萬民惟正之供也然庶土所
 包者廣據蔡云非特穀土則穀土已在其中况經文賦字
 有二本無異同何得以財賦之賦專指土貢言邪蓋底慎
 是千古理財之本義兼貢賦特積貯為軍國之命什一尤
 中正之經故又於庶土之中科取穀土言之則壤成賦取
 民有制是所謂底慎也義正相足非上言貢而下言賦之
 謂

姚承菴疑問
亦同余說



皇清經解卷四十五終

皇清經解卷四十六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高學耀新校

學海堂

錫土姓

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
賜之姓以顯之正義曰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岳
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為嬀皆是因生賜姓之
事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為言林氏
曰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疆天下而成五服也如契封于商
錫姓子氏稷封于郃錫姓姬氏亦必在此時黃氏曰舊有土
者功高則加錫已有姓非大功大德不別賜金氏曰水土既
平田制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賞其功勞

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勳德輯其分族也封建之來固久
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宜賞此
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
出禹所畫所謂弼成五服者此章以下是也渭按有土則必
有氏而賜姓為難錫土姓謂始封之君有德者也

錫土姓是一事或云舊有土而今始錫姓者蓋亦有之愚
謂眾仲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此必是始封之君即使
舊有土者時亦必改封大國王制云有功德於民者加地
進律即其事也

堯時錫土姓之事禹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四岳姓曰姜氏
曰有呂見周語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見史記五

帝本紀其他則無明文秦本紀云秦之先大費佐舜調馴
鳥獸是為柏翳即伯益金氏通鑑前編云秦聲以人為去故謂益為翳也舜賜姓嬴氏

而不言其所封夏本紀云禹立而皋陶卒封其後於英六
英左傳作蓼而不言賜姓帝王世紀云皋陶生於曲阜曲阜偃

地故帝賜姓曰偃是伯益皋陶至舜禹即位而後錫土姓
也然詩商頌正義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曰賜爾二三子斯
封穆契皋陶禮記正義引鄭駁異義云堯錫伯夷姓曰姜
禹姓曰姒契姓曰子稷姓曰姬由是言之則舜賜益姓當
在攝位時而英六之封在皋陶卒後其身豈獨不得封意
堯時亦必有以錫皋陶也或曰禹言十二師五長各迪有
功當徧錫之余曰八愷八元九官十二牧及諸侯之賢能

者固宜並受其錫不盡於前所云云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功不如德德爲世之所難堪此錫者恐亦不多諸論功行賞事所恆有唯錫土姓爲非常之典故禹特紀之

左傳隱八年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注云立有德以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汭故陳爲媯姓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正義云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媯命氏曰陳其事同也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賜姓賜族爲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

者十二人當作十四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況餘人哉固當從

其父耳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皆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革周尙文欲合子孫相親故不使別姓其賜姓者唯外姓媯滿之徒耳渭按此疏最爲詳晰諸侯之氏卽其國名有土則有氏故經不言氏其所重在賜姓姓非有德者不得賜天下有有土而不錫姓者矣未有錫姓而無土者也

左傳正義又云姓者生也以此爲祖合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所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

單於下戚親也是言子孫當別氏也謂之庶姓者以始祖

為正姓高祖為庶姓亦氏族之別名耳渭按此與賜姓命

氏全無交涉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

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

以通乎般人五世以後可以通婚故記者設問六世親盡別自為宗周道亦可以通婚乎繫之以

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

然也此答問之辭周道然者言異於殷也鄭注云世所由生周之所建者長

也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

宗室屬籍也正義云正姓若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

於炎帝是也庶姓若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是也竊推鄭意

正姓即大宗下文所謂別子之後百世不遷者也庶姓即

小宗下文所謂宗其繼高祖者世則遷者也五世則遷

單於下凡為諸侯大夫者皆然其天子賜姓諸侯賜族皆非

常之典惟其功德初不論世數與大傳義不同孔氏既以

此釋大傳復移以證眾仲之言而張子韶遂據之以釋禹

貢曰錫土者命之氏而遠及支庶錫姓者因其所生而以

傳正適不容有兩人愚竊以為不然諸侯之氏即其國名

管蔡邲霍邗晉應韓之屬是也公子之後以王父字為氏

魯三桓鄭七穆之屬是也古者男子稱氏婦人稱姓生則

以姓配氏如子氏姜氏死則以諡配姓如成風敬嬴男子但不稱姓

耳身即為支庶豈不得姓其先人之姓諸姬之於王室三

桓七穆之於公室雖別氏而其姓則同正所謂繫之以姓

而弗別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何言姓獨傳正適而不及支庶也哉

經傳言庶姓者三大傳其一也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云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也左傳隱十一年滕侯曰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杜注云庶姓其周之同姓此三者皆與錫土姓之義無涉庶姓別於上上謂高祖故鄭云高祖為庶姓戚單于下下謂六世孫也孔以庶姓為氏族之別名然則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賜族者以王父氏為字并其先君數之亦止四世親屬未竭何以遽別氏乎可見別氏者皆由時君賜之以顯其先人之功德或賜或不賜非世數所限也公子之後有竟不得賜者仍以濁外則鄭詹莒擊科庶其界我之類是也國氏春秋所書內有無駭挾柔

晉語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成而異

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同德者同姓異德者異姓此因生賜姓之始

也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所賜黃帝姓姬炎帝所賜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

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葳任荀僖佶儂依是

也韋昭曰得姓以德居官而賜之姓也謂十四人而二人

為姬二人為已故十二姓也青陽與夷鼓皆為已姓立驪與倉林皆為姬姓蔡墨

言五行之官皆列受氏姓封為上公實少皞顓頊之後史

伯言黎為高辛氏火正其後八姓歷事夏商曰已董彭禿

妘曹斟芊黎即祝融五官之一也然則高辛之世賜姓命

氏之事槩可知已堯時洪水初平大封以褒明德故禹貢特書自是之後唯舜賜颺叔安裔子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著在左傳丹朱之後為狸姓見於周語蓋亦舜賜之夏商之事無聞焉周之賜姓獨一媯滿餘無可考而諸姬無一賜姓者蓋周道同姓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苟賜之姓則不能禁其通昏矣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先王敬宗收族既欲防嫌亦期廣嗣故不復賜也

三代以上姓氏判而為二三代以下姓氏混而為一凡公族不得氏者異邦人稱之則以其國為氏亡國之餘亦然春秋時若鄭詹莒拏邾庶其鄭丹宋朝陳恆蔡墨邾甲之類戰國時若宋惲宋句踐曹交衛鞅蔡澤陳軫毛遂茅焦

之類皆以國氏然未嘗以氏為姓其混而為一自司馬遷始也遷采世本以為史記漢藝文志春秋家有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

時諸侯大夫鄭駁異義云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於五帝本紀則曰禹姓姁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

於秦本紀則曰柏翳姓嬴氏於始皇本紀則曰姓趙氏於高祖本紀則曰姓劉氏而姓氏之別紊矣其於夏本紀又曰禹為姁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緡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於殷本紀則曰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既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凡此類皆夏殷

子孫分封之國名猶富辰所舉文昭武穆周公之胤二十

六國也用國為姓防於秦漢古時但謂之氏豈姓也哉至

若成王分唐叔以懷姓九宗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分魯公以

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

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皆夏殷列國之公姓受氏以守宗祊者猶

魯之三桓鄭之七穆與有扈斟尋空桐目夷等又不可同

類而語矣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傳曰台我也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王

氏炎曰曰台曰朕皆禹自言指台朕為堯舜非經意也金氏

曰禹既任天下之事則率屬倡牧儀刑百辟者固其職此所

以祇敬我德以為率先而其所行諸侯自無所違距也周公

謂作周孚先是也渭按自冀州以下皆善政養民之事自錫

土姓以下皆善教化民之事成賦中邦所謂善政得民財也

聲教訖于四海所謂善教得民心也

金吉甫云台朕指禹也如春秋我魯也此義亦通然以為

史辭終不著作禹自言為妙古者上下得通稱朕臯陶曰

朕言惠可底行伊尹曰朕哉自毫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屈

原曰朕皇考曰伯庸是也至秦始以為天子自稱之辭

此二句氣脈聯貫直至聲教訖于四海而止皆禹弼成五

服外薄四海之事呂伯恭云史官恐後世見禹之胼胝遂

以為禹惟有力故以德表之此作書之要陳壽翁云禹貢

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得以為教化之本者也後之山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哉渭按此等議論自是洛閩家法愚竊以為不然展禽曰禹能以德修縣之功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當平水土時非德何以致功然經意自有所主禹之不距朕行猶舜之無為而治也恭已在紹堯得人之後祇德在任土作貢之後非謂前此不用祇德也但至此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更無所為惟有祇德之可言耳謂禹貢之妙異於山經地志財用之書者全在此處予未敢信

五百里甸服釋文甸田偏反

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正義曰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恆職掌分定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王治田故服名甸也林氏曰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服之內主為天子治田而輸之於上故以甸服為名蔡氏曰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渭按五千里之內皆供王事故通謂之服而甸服則主為天子治田出穀者也王氏云甸者井牧其地之謂王所自治也呂氏云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之一字見得井牧之法至此已
成渭按詩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大雅奕奕梁山維禹
甸之毛傳云甸治也鄭箋云禹治而丘甸之王呂之說本
此然井牧徧于中邦而甸服則惟千里當以安國解為正
陳氏云禹之甸法達于天下而王畿獨以甸名蓋農事國
之本也京師聲明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
以棄本逐末制名必曰甸服所以示務本之義制賦必以
稼穡所以責務本之實此亦是推說却無礙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釋文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總音摠銍珍栗反

傳曰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稔曰總入之以飼國馬銍
刈謂禾穗正義曰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

也劉熙釋名銍穫禾鐵說文銍穫禾短鎌詩云奄觀銍刈謂

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之蘇氏曰獨言甸服之賦
者內詳王畿之法而諸侯可推薛氏曰畿內天子之居其所
賴以養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於此餘則
賦各歸其國故略之林氏曰九州皆言田賦此但及夫甸服
者鄭氏云侯綏等所出賦稅各入本國則亦必有納總銍之
差此但據天子立文耳義或然也觀經文於納銍之上特加
一賦字則凡賦之出於田者皆可以觸類而通之矣故自侯
服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使
讀之自以意曉又述作之體也蔡氏曰禾本全曰總刈禾曰
銍半稔也金氏曰賦納總者其賦則禾連稔束之以納也禾

以為糧橐以茨屋以飼國馬以為薪芻凡雜用也渭按諸侯
以什一之法取民謂之賦出其所賦什之一市土物以上供
天子則謂之貢天子所賦惟畿內故賦法獨於甸服言之而
其餘亦可以類推也

禾橐曰總對禾穗而言本自明白正義申之曰總者總下
銓秸禾穗與橐總皆送之反覺支離蔡氏云禾本全曰總

視孔傳更優

三百里納秸服釋文結本或作楷工八反

傳曰秸橐也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簞之安而橐秸之設秸亦
橐也雙言之耳去穗送橐易於送穗故為遠者輕也顏氏曰
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

正在五百里之中便於畿內移用故其稅薄於粟米而又使
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
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矣金氏曰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
五百里之中為轉輸粟米之賦也史記謂古之善賈者百里
不販樵千里不販糶以其遠而重也然則聖人賦民必不使
之四百里而負粟五百里而負米矣故制為田賦自百里而
止于二百里焉乃若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復言納蓋不遠
納於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
於都耳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為之轉輸力若勞
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而後世
之所可行者也渭按總者禾之全體銓去其本秸又去其穗

此三者之別

傳以橐訓結馬融亦云去其穎為結則納結之不兼粟也明矣孔疏以為納粟之外斟酌納橐非也服者傳云服橐役疏云於三百里言服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以服字通縮上下於文義不協王氏財力補除之說甚善然又似兼服內外四百里之橐役則財雖省而力太勞恐亦無是理至金氏以為代外二百里轉輸粟米於都而其義始盡粟米不言納舊說皆云從上省文金氏以為不自納於都三百里之民代為之轉輸故不言納證據尤確真可謂毫髮無餘恨事固有漸推而愈明者此類是也

蔡傳云半橐去皮曰結古無此訓蓋其說亦以結并穗納之當少輕于銍故云然今既從孔氏即可不用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傳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正義曰直納粟米為少禾橐俱送為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曾氏曰春秋傳云甸粟而納之王宮米而藏之御廩而九數有粟米之法為粟二十斛為米十斛粟米之辨也周官倉人掌粟人之藏春人掌供米物於此可見呂氏曰粟穀也有穀曰粟無曰米渭按總銍之實亦粟也賦粟多而米少蓋古者國有九年之蓄粟宜於藏米不可久也

詩小雅曰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箋云稼禾也謂有橐者也上古之稅

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正義云庾是平地委粟箱以載稼倉以納庾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傳云廩所以藏齎盛之穗正義云禹貢百里賦納總卽禾稼也上百里鉅卽穗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齎盛之穗則自穗以往粟米皆在倉廩矣渭按雅頌爲天子之詩其所收者皆畿內之稅故注疏並引禹貢以爲證可見甸服之賦法四代共之也

穀者粟米之通稱粟米對舉則有穀曰粟無穀曰米單言粟則粟亦是米春秋定公五年歸粟于蔡左傳僖公十三年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公二十五年晉令諸侯輸王粟于成周戰國策張儀言舫船載粟自汶山浮江以至郢史記主父偃言秦輓粟起負海之郡以輸北河計其道里並阻且長有穀者難於轉漕其所謂粟當卽是米也

漕運之法自古有之或以餽軍或以恤鄰要未有千里之內不足以供天子而仰給於遠方之粟者

左傳昭二十五年會于黃父趙

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以子朝亂故非恆制也自漢都長安始漕轉關東粟以

給中都官而勞費由茲起矣然其初歲不過數十萬石而孝武乃增至六百萬石唐高祖太宗時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高宗後稍多開元初滿二百五十萬石視漢則爲少矣宋都汴梁天聖中歲漕江淮之米六百萬石用船六十隻其數與漢相符東漢魏晉相繼都洛陽亦資江淮之漕

而史文甚略歲漕之數不可得聞大抵開國之時農政肇修而用物有節故漕事簡後乃陵夷而勞費滋甚也說者謂關中沃野千里鄭白之渠密邇都邑南陽汝南有鉗盧玉池楮陽鴻隙諸陂水田灌溉之利去汴洛裁五百餘里足以給京師之食唯燕薊水田絕少勢不得不取給於江淮似也然畿內方千里之地豈無可興之水田即如豐潤玉田等縣所出秔米可供玉食而天津濱海數百里元虞集謂可用兩浙之法築隄捍水以為田明人試之而輒效惜未竟其業今倣而行之則斥鹵胥化為稻田漕運可減

東南之民力可蘇也禹貢長箋云宋時自雄州東際海多積水遼人不敢由此入寇蓋宋失燕薊

薊以內地為邊故恃塘樂以限戎馬亦因以溉田而積穀元泰定中虞集言京東瀕河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

荏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請用浙人法築塘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能以萬人耕者

授萬人田為萬夫長千人百人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蓄積命以官就所儲給

之祿十年不廢得世襲如軍官之法則東海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民力順帝時脫脫言京

畿近水地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若募江南人耕種歲入必多不煩海運先朝徐貞明言

京都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即通皆可田其言十四利

甚悉今北方但地平廣有水泉可引處皆堪種稻周官設稻人掌稼下地蓋為此也況在甸服治農尤根本重務昔

北齊稽暉開幽州督亢舊陂歲收稻粟數十萬石誠得若人任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渠廣灌溉數年之後地

無遺利豈至西北之人全仰食於東南哉九州山水考云按碣石以西自天津以至三角淀古所謂雍奴皆海潮所

到之地汪汪數百里元泰定中學士虞集曾建議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以省漕運惜元人不能行明萬厯中

保定巡撫汪應蛟奏海濱屯田有效疏言天津葛沽一帶地從來斥鹵不耕種臣謂以閩浙治地之法行之未必不

可為稻田今春買牛制器開渠築隄葛沽白塘二處耕種五千餘畝內水稻畝收四五石種菊豆者得水灌溉亦畝

收一二石惟旱稻以鹹立槁始信閩浙之法可行於北海而斥鹵可變為膏腴也又天啟中屯田都御史董應舉云臣近到天津歷何家園白塘口雙港辛莊羊馬頭大人莊鹹水沽泥沽葛沽見汪司農往日開河舊蹟猶存可作水田甚多荒廢不久開之甚易一畝農工止用八錢可得粟二石三斗久荒者畝用農工一兩其挑濬舊河為力不多只須挑濬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又左公光斗奉命視屯以北人不知水利畏言屯田如元人初倚漕東南後亂漕不通至以御酒龍衣求米張士誠今不改謀後乃無食乃大興水田於天津一帶稻花茂密如江南鄒忠介元標見之歎曰夫治天下豈不以才哉人苟有才天氣地力皆可得而變也往三十年都人之視藁結猶扶桑也而今畝棲若此未幾皆廢至崇禎十五年追思汪司農之言因頌徐尚寶貞明潞水客譚書於戶部合議水利而已無及矣轉般之法始於唐裴耀卿而成於劉晏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內外均勞遠近有節猶得禹貢三百里代輸粟米之遺意宋初因之至崇寧三年曾孝廣始立直達之法近世乃承其弊江淮之粟有遠涉至三四千里者阻淺避漲往還經歲民亦勞止汜可小休改絃而更張之此其時矣

五百里侯服

蘇氏曰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林氏曰建侯服以封親賢欲各守其民人社稷以為天子之蕃衛也蔡氏曰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渭按五等邦君皆謂之侯易曰利建侯詩曰謹爾侯度是也

傳云侯侯也斥候而服事正義云侯聲近侯故為侯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為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渭按經

意惟以千里之內皆天子所自治至此始分其地以建國故謂之侯服爾雅釋詁云后辟公侯君也侯與后辟公同義是為古訓斥侯乃賤臣之役君人者之號豈獨取義於此漢儒附會不可從下傳云男任也任王者事正義云男聲近任故訓為任較斥侯義少通然經意亦不過謂此百里之中皆男爵小國不必更求其字義凡此類今皆不取百里采

傳曰侯服內之百里王氏曰於此有采地也蘇氏曰卿大夫之采地張氏曰周官六鄉之外為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為大夫之采地小都為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與此王畿五百里之外始有采地同意渭按禮運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謂列國大夫之食邑而此則天子大夫之食邑也

采之義傳云供王事而已不主一正義云采訓為事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春秋左傳正義云人君賜臣以邑采賦稅謂之采地漢書刑法志注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爾雅曰采寮官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菜地云以種菜非也三說不同謂因官食地者近是

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即百里采流即二百里流也注疏之說並非舉首尾以該中間此一句實包侯綏要荒即禹貢之制殷人因之至周始於王畿千里之

外析四服爲八服各五百里而益之以藩服是爲九服又移采地於畿內耳王制又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鄭注云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據此則甸服之穀皆天子所斂以自給而采地不與焉與禹貢正相合孔疏以是爲殷法非也

夏元肅云考之周官六鄉之外爲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稍邑則大夫之采地在畿內也又有小都縣地大都曷地則公卿王子弟之采地亦在畿內也然則侯服之采其周官所謂邦國閒田乎蓋侯服百里最近王畿故不以封而爲閒田天子之子弟食采在邦國之曷地世遠族蕃則其采地有及於侯服故空其地所以待之謂之百里采者如此吳幼清云此說非也虞周之制各不同耳

傅同叔云周制采地在畿內此在畿外何也唐虞之際民淳事簡封建少而土地寬故采地在畿外至周則封建密而分畫詳矣采地不得不移之內也雖然周之采地稍縣鄙凡三百里此特一百里又何也周建官多唐虞之官少而況彼三百里非皆采地亦有公邑此百里則皆采地耳渭按虞夏書稱萬邦左傳云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

萬國而王制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漢地理志亦云周千八百國其封建豈反多於古聖人因時立制移采地於畿內當日自有其故今不可臆爲說也王畿之外三百里不盡爲采地此說良是左傳昭十三年平丘之會子產

爭承曰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蓋周三等采地分天子之所食故其貢特重虞夏之采地在畿外甸服五百里皆天子所自賦其采地之貢當與諸侯等此則可以理推者也

或問侯君也名曰侯服而采地與焉然則采可謂之國而公卿大夫之食采者亦可謂之君乎曰可春秋所書祭伯凡伯渠伯毛伯之屬公羊傳皆云天子之大夫而穀梁傳云祭伯寰內諸侯寰與縣同音懸范甯注曰天子畿內大夫有采

地謂之寰內諸侯是天子之大夫亦君其采地亦國故書稱君奭君陳君牙而王制云天子縣內凡九十三國又云天子之縣內諸侯句祿也外諸侯世也祿即采地之所入矣或曰此周制也虞夏將無異乎曰象云謨蓋都君都君者舜也都即其采地周官載師云小都大都是也時舜方臣於堯而象謂之君則王官食采者與諸侯等自古有然不始於後世矣

天子之大夫雖有縣內諸侯之稱而實無五等之號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制曰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夫視猶比也謂其祿秩與之等而已未嘗被以公侯伯子男之爵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亦秩祀之文耳豈遂可稱嶽曰公稱瀆曰侯乎春秋所書王臣來接於我者如南季榮叔之類先儒以叔季為字無異說矣唯公伯子與五等之號相混祭公州公周公亦皆以為天子

之三公獨伯子之說互異其曰伯者公羊以為天子之大

夫穀梁以為寰內之諸侯是亦以伯與叔季均為五十之

字也至杜預注左傳於祭伯曰祭國伯爵於凡伯曰凡國

伯爵於單伯曰單采地伯爵而伯於是乎始為爵矣楚語重黎

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韋昭注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韋杜同時以字為爵始此愚謂程伯休父猶

樊仲山甫程樊國也伯休仲山字也其曰子者公羊穀梁並無說唯范甯於

蘇子尹子注云周卿士而單子劉子無注省文從可知也

杜於蘇子云周卿士於單子云王官伯於尹子云王卿士

是亦與公穀無異而又於尹子王卿士之下云子爵成十

七年單子注云單伯稱子蓋降稱則復以子為爵矣殷有微子

箕子鄭康成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此杜說所自出學者多宗杜氏遂

謂周畿內有伯子二等陳陳相因牢不可破至宋趙鵬飛

著春秋經筌據黎錞之說以伯與叔季皆為字人以其晚

出而疑之余考穀梁范注於凡伯云凡氏伯字上大夫也

於渠伯糾云渠氏也天子下大夫老故稱字於單伯云伯

字於毛伯云毛采邑伯字也是皆不以伯為爵范去杜未

遠而固已不盡從其說矣奚待黎錞乎王臣稱子自文十

年蘇子始其不字而曰子者蓋文宣以後列國尊王卿士

之稱公羊所謂三世異辭者也春秋之法內大夫皆氏名

未賜族則不氏外大夫亦皆氏名未賜族則以其國氏而

獨於閔公元年書季子來歸二年書齊高子來盟蓋子者

男子之美稱也因國人所與而賢之貴之故曰子蘇尹單

劉之稱子亦猶是也以單伯降而稱子豈季友高僎嘗升
爲子爵列於諸侯乎且王臣之稱字稱子非自春秋始也
書序武王時芮伯作旅巢命成王時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詩小雅出車云王命南仲六月云張仲孝友采芑云方叔
涖止十月之交云家伯冢宰皆以字配氏又云聚子內史
鄭箋曰內史中大夫也孔疏曰聚子以子配氏若曾子閔
子然是亦男子之美稱而非五等之子也西周時已有此
稱又何疑於春秋學者知王臣之伯子非爵則知天子之
公卿大夫元士祿視外諸侯而無五等之號虞夏商周末
之或改也

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王氏曰於此但建男邦者欲王畿不爲大國所逼而小邦易
獲京師之助也蘇氏曰男邦小國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
在內依天子而大國在外以禦侮也林氏曰輸賦稅則遠者
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
不有法於其閒而疆理天下之制盡於此矣朱子曰三百里
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隨文生例不可拘也李氏曰建諸
侯非特此三百里以其對男邦言之則自此以外皆諸侯也
呂氏曰男采在內旣足以護王畿又去王畿近强悍諸侯不
足以陵之此聖人制內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
猶持衡也渭按男始言邦則王官唯得以本爵自君其采邑
而不敢稱邦可知已

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周制也而鄭注以此為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今案虞夏邦君之爵不知有幾等據舜典輯五瑞修五玉是亦為五等矣陸機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此言是也周室班祿孟子有明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并附庸為四等然附庸不達於天子則亦三等而已殷制無可考鄭據公羊春秋家謂殷合伯子男而為一說者以為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理或然也至謂殷爵唯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周武王復增之則安矣虞夏分土之制亦無可考據此經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則似公侯為大國伯子為次國男為小國與殷周小異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蓋盛德之所同但其間少有變通耳

康誥召誥所稱男邦

即男服在侯甸之外

五百里綏服

傳曰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張氏曰此亦諸侯耳以其稍遠故變名為綏欲其知此五百里內所以建諸侯者為安王室也林氏曰王畿之外既封建諸侯之國使之小大相維強弱相比以為王室之輔矣而其外五百里則接於要荒故於此設為綏服以為內外之辨所立之制凡欲撫安邊境衛中國而已故其名曰綏服

謂

按諸侯所以安王室者即下文二事是也

綏服傳云安服王者之政教正義云要服去京師已遠王

者以文教要東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
不待要東而自服也謂按此說亦通但要是要東之荒是
簡畧皆以政教言獨綏為自安於義不協張林之說較長
故取之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釋文揆萊奈反奮方問反

傳曰揆度文教而行之二百里皆同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
衛天子所以安正義曰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戎有事則征
討夷狄王氏曰二百里奮武衛者以近蠻夷故也張氏曰綏
服不必盡行朝廷文德第付之賢者使揆度其所可行而教
之薛氏曰揆文教者京師既遠量事為之法制今之邊徼右
軍旅而略文教與此同意陳氏曰文教以文德教化若揚雄

所謂五政所加七賦所養揆度文教以經理之也武以衛言
保護邦國而已非窮兵服遠也金氏曰內三百里揆文教所
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
變以安華夏然自三百里以內凡有國者文教可知自二百
里以外凡有國者武衛可知渭按聖人之道文武並用無閒
於內外而至此則揆之以為教而無繇難之事奮之以為衛
而有震耀之威此其所以異於甸侯也

三百里揆文教謂揆之從此始耳非謂三百里之外更不
用文教也泰伯開吳端委以治周禮箕子居朝鮮教民以
禮義為八條之禁文翁守蜀修起學官弟子學於京師者
比齊魯任延守武威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合詣學受

業郡遂有儒雅之士桂陽俗不識學義許荆為太守設喪
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房州俗好淫祀而不修學校韋景
駿為刺史始開貢舉悉除淫祀聞人未知學常哀為觀察
使設鄉校親加講導由是歲貢士與內州等此皆要荒之
俗素不知禮義而治之者未嘗不以文教但當舉其大綱
略其節目使之易知易從回心嚮道而日遠於禽獸不必
盡如中邦之制度耳

易象傳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蓋古者寓兵於
農因農事以定軍令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
卒旅師軍均是人也其四時講武主於數軍實昭文章明
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而步伐擊刺之事寓焉備豫
而形隱如水之藏於地中故曰容曰畜傳曰武不可觀又

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而此經獨謂之奮則幾於觀武而觀
兵矣其所以異者何也蓋綏服之外二百里與蠻夷接壤
蠢動之變不可以不虞大抵軍容常多而國容常少使蠻
夷望之如烈火之不可犯而後界限分明跬步不敢踰越

此聖人所以杜猾夏之漸居安思危有備無患者也

周禮巾車職曰革路以即戎封四衛注云四方諸侯守衛者左傳沈尹戌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蓋即此奮

武衛之諸侯也

雅者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方周之盛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以下治外是即禹貢揆文奮武之事伯禽宅曲阜淮夷徐
戎並興東郊不開而魯興三郊三遂之眾以征之此東方

之武衛也密須之鼓闕鞏之甲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韓奕之卒章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

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

城燕師所完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也困學紀聞

曰燕師鄭箋以為燕安之師詩云奄受北國肅說為長渭按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方城今為固安

縣屬順天府或泥奕奕梁山謂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曰韓侯國在今陝西韓城縣非也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此北方之武衛也崧高之詩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又曰王命申伯式是

南邦此南方之武衛也其西方則周自當之蓋鎬京西追

昆夷北鄰獫狁故天子命將出師往戍其境歌采薇以遣

之出車勞還杖杜勤歸歲以為常謹之至矣及其衰也王

政不修舊坊寢壞厲王時西戎滅犬丘大駱之族宣王卽

位命秦仲誅之為西戎所殺獫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

方至于涇陽命將薄伐及太原而止卒有驪山之禍周室

東遷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而中國微陸渾揚拒泉臯諸戎

且偏處伊雒之間矣其東則徐之駒王西討濟於河隱桓

之世會于潛盟于唐魯與戎通好矣淮夷病杞杞遷于緣

陵申之會淮夷且列於諸侯矣其北則狄伐周伐鄭伐邢

滅衛而晉居深山王靈不及拜戎不暇矣其南則申甫為

楚所侵周人遠戍之卒滅於楚資其賦以禦北方而觀兵

直至于周疆矣原其始皆諸侯鄰四夷者武備廢弛之所

致也以是知禹貢為萬古不易之書循之則治違之則亂

經斯世者所宜亟講也

五百里要服

釋文要
一遙反

傳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正義曰要者約束之義
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王氏曰於此不可用中
國之政爲之要約而已金氏曰要約也其地遠於畿甸雜於
夷狄雖州牧侯伯爲之綱領控制而其文法則略於中國矣
渭按奮武衛者所以防其猾夏也苟欲其嚮風而慕義則亦
唯揆文教以約束之耳

蘇傳云總其大要法不詳也則要似讀去聲爲切要之義
與孔訓陸音並異恐非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王氏曰三百里夷者於此皆夷也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
已蠻慢也甚於夷矣蔡放也放罪人於此蘇氏曰放有罪曰
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蔡蔡叔林氏曰案左氏定四年蔡蔡叔
注云蔡放也陸德明音素達反二百里蔡亦是放罪人於此
當從左氏讀張氏曰夷有簡易之意渭按舜生於諸馮而孟
子以爲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而孟子以爲西夷之人卽
此夷也蔡說文本作蔡篆字蔡與蔡相似隸遂訛爲蔡

三百里夷傳云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正義云夷訓平
也今按訓平甚無謂釋文引馬融云夷易也後人皆宗其
說春秋於介葛盧之朝魯直書曰來公羊傳曰何以不言
朝不能乎朝也范注云不能升降揖讓蓋遠方之民未染

華風其喜怒哀樂亦猶夫人耳但不能節之以禮子游之所云直情而徑行者也易之謂也

傳云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正義云蔡之為法無正訓也教簡於夷故訓蔡為法法則二百里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平常也今按蔡訓法他書所未有不可從

左氏蔡蔡叔凡再見昭元年傳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云蔡放也釋文云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粲

音同字從殺下米云粲粲散之也會杜義下蔡叔如字正義云說文粲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粲為放散之義故訓

為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粲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為一蔡字加點以讀之者尚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孔安國云

囚謂制其出人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事地不知在何方也定四年祝佗曰管蔡啟商基閒王室王於是

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杜注云蔡放也與蔡叔車徒而放之釋文云蔡蔡叔上素達反下如字蔡

之為放無可疑者穎達不取以釋此經欲順傳為義耳疑竄三苗孟子作殺三苗按三苗未嘗伏大辟不得謂之殺疑古本元作粲粲亦放也與殺聲相近傳寫者遂訛為殺

五百里荒服

傳曰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正義曰王肅云政教荒

忽因其故俗而治之金氏曰四遠蠻夷之地田野不井人民

不多故謂之荒所以經略之者又簡於要服矣渭按司馬相

如曰王者之於夷狄其義羈縻弗絕而已班固曰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何休說公羊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此皆謂蠻夷在九州之外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也故王者以不治治之荒服在九州之內去帝都裁二千里雖云簡略亦有政教王氏以荒爲不治非也

林少穎云漢班超爲西域都護甚得夷狄心超被召還任尙代之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禹名境外之服謂之要荒正超所謂蕩佚簡易之意也渭按西域絕遠非正朔所加與禹貢之要荒不同漢書地理志云自武威以西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涼州正禹貢要荒之地治之以寬厚爲主卽蕩佚簡易之意舉此相喻當更切也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正義曰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劉氏敞曰夷性近於人蠻性遠於人故近者稱夷遠者稱蠻也流如流共工之

流林氏曰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是亦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二百里是亦蠻也而謂之流蓋其外之二百里其地爲最遠中國之人有積惡罪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於最遠之地故於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放罪人於此者其爲蠻夷之地則蒙上之文可見也五服之名與其每服之內遠近詳略皆當時疆理天下之實迹也故於侯服則言其建國大小之制至於要荒則言其蠻夷遠近之辨與夫流放輕重之差皆所以紀其實也渭按五服之文率以前包後甸服舉天子以見諸侯非謂其外無田賦也侯服謂有諸侯自此始非謂其外無諸侯也綏服二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謂揆之奮之自此始非謂其外無文教武衛也要服二百里夷二百里蔡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謂要荒之邊鄙爲流放罪人之地非謂此二百里者非蠻夷也學者求其意勿泥其辭則善矣

三百里蠻傳云以文教蠻來之不制以法正義云鄭曰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縉也其意言縉是繩蠻者以繩束物之名也渭按訓蠻爲縉卽羈縻之謂今既以夷爲易則蠻自當從王肅說

四裔分而言之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約之爲兩則言蠻夷可以該戎狄言戎狄可以該蠻夷或又單言蠻單言夷則亦爲四裔之通稱如追獠北方之國也而韓奕之卒章曰因時百蠻衛在冀州之域而武公作詩曰用邊蠻方王

褒四子講德論曰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蠻不獨為南裔可知已

二百里流傳云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正義云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隨其去來不復蠻來之也渭

按隨水草畜牧而轉移唯北方塞外諸國則有然者餘未聞也以流為隨其去來大非今既以蔡為放則流自當從

劉做說大學曰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之謂也

舜典曰流宥五刑又曰五流有宅左傳季文子曰舜臣堯流四凶族是四罪之刑皆流也安國云幽洲北裔崇山南

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在海中馬融亦云與季文子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者正相昭合即此之二百里流是也

括地志曰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唐檀州治密雲縣領燕樂縣密雲今屬順天府燕樂故城在縣東北五十里三危

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崇山無說孔疏云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通典云澧陽縣

有崇山即舜放驩兜之所方輿勝覽同澧陽今澧州及石門縣胡炳文四書通云崇山在澧州慈利縣岳州府志云在慈利縣南二百

里大庸所城東所屬永定衛漢武陵充縣地羽山寰宇記云在登州蓬萊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更符安國在海中之說以道里

計之此二山者與幽洲三危皆在荒服之中則四罪之刑皆為流可知也而經文復有流放竄殛之別殊不可曉安

國云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此說近是孔疏乃以爲四罪輕重之等非也

古之所謂中國者禹貢甸侯綏方三千里之地也所謂四夷者要荒方二千里之地也所謂四海者九州之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王者之所不治是也就尙書言之青之嶠夷萊夷徐之淮夷梁之和夷非在九州之域者乎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維時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其命皐陶也曰蠻夷獯夏汝作士他日禹言於帝曰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皐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夫旣謂之蠻夷而皐陶十二牧得以政刑治之其不在九州之外也審矣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傳云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正義云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爲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之海外卽與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卽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偏寄於夷狄也次千里之外者卽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周禮與王制旣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立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二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藩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渭按大罪四裔卽荒服所謂二百里流季文子曰投諸四裔以禦魍魅者也其次葢要服所謂二百里蔡而傳

云九州之外非是又其次則當在綏服奮武衛之地而傳
 云千里之外殊不分明微窺其意蓋以四裔在海外王者
 不治之地而九州之外指要荒而言千里之外指綏服而
 言也綏服之邊鄙去甸服千里與蠻夷為鄰愚竊謂三居不可以里計劉原
 父云輕罪則蔡於要服重罪則流於荒服所謂投之四裔
 屏之遠方者也此則五宅三居之二矣其一蓋在綏服也
 此說較孔鄭為優其遠近之差則當視罪人所居之地以
 為限斷如三苗在南則竄之西裔足以蔽其辜東北亦可
 但共驩已居故不復用若南裔則太寬矣然舜受終之初
 水土未平五服疆理未定惟可以四罪見其梗槩亦未必
 織屑皆同也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
 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大司馬謂
 之九畿而王畿曰國畿蓋周析夏殷之五服以為九服之
 制如此五服甸與侯綏要荒並列而荒服之外尚為九州
 九服則王畿不在其列而藩服在禹荒服之外此其所以
 異也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衛酒誥曰越在外服侯甸男衛
 邦伯召誥曰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先儒謂即周之九服三
 書皆作於營洛之前然則周公未制禮時已更定五服為

九服矣周官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又曰六年五服一朝正義云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藩在九州之外王者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華夏六年五服一朝周禮無此法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遠不能常及期故不數今按周官晚出識者每以爲疑六服蓋依大行人除蕃國言之五服則又依康誥侯甸男邦采衛除要服言之耳據大行人要服六歲壹見無不及期之事康誥不數要服時偶不在列謂朝止五服者矣也

酒誥有衛而無采召誥不數男采衛豈亦

以遠不能及期邪

周禮大行人職曰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

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

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

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

摯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

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今按祭公

周人所言五服與禹貢小異故韋昭據周禮釋之以甸服

當王畿以侯服當侯服以賓服當甸男采衛四服以要服

當蠻服以荒服當夷鎮藩三服然則五服之地唯甸侯要

皆方五百里與禹貢同而賓服則方二千里荒服方千五

百里視禹之綏服荒服大小懸絕矣愚嘗謂春秋傳雜採

衆記而成而外傳尤爲踳駁左氏間有不可信者如昭十

三年叔向言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閒朝再朝而會再會

而盟先儒謂其制與周禮不同不知爲何代之法此祭公語亦然古今制度不同說禹貢者但當依經立義不可強爲附會

正義云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二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玄以爲五服之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

甸服鄭以五百里爲堯之舊制百里以下乃禹所弼成餘倣此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爲然故肅注此云

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必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

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稟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尙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直略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此說亦本王肅金吉甫從而演之曰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

攷其所載山川又不盡禹迹之外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
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句音鉤股之數以御遠

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爲道路川
澮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

秦漢開阡陌於是道里始迂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
也周髀經曰數之法始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

出於九九故折矩以爲句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
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算法自禹制之

蓋積矩以爲方田而句股以測高下淺深遠近此禹之所
以疆理天下而弼成五服者也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

迴之處與道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
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

以來誇多務廣固盡外薄之遠其計道里又但以人跡爲
數不復論句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五百

里漢之三千里準古二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
異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渭按賈

馬鄭之說並謬王肅難之良是古人之言里數有論道路
之經由者有論土地之界限者論道路則當以人跡屈曲

計論土地則當以鳥飛準繩計鳥飛準繩語見管子五服五千乃土
地之界限非道路之經由其所言者皆直方之數也然秦

漢以降阡陌雖壞而九章算術猶傳於世言地理者豈不
能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謂漢書所言里

數但據著地人跡與禹貢不同愚未敢深信嘗試思之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勢別爲九州初不計幅員之廣狹道路之迂直及水土既平則規方五千里之地以爲五服之制周圍二萬里其中積方五百里者百方千里者二十五雖有絕長補短之處而大槩整齊劃如碁局若夫荒服之外尚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則東漸于海直抵嶠夷西被流沙屆于黑水計其延袤當不下萬里

此徑數非開方

也嶠夷卽漢之樂浪流沙在燉煌郡界而漢志云東西九

千三百二里正與禹貢相符說者惟據五服五千以爲漢之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則疎矣古九州之域東西贏而南北縮就東頭計之自揭陽以北至沙漠多不過七千里愈西則愈短少裁五千里而漢志云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則真視禹貢幾二倍矣原其故由武帝開百越定滇池置牂柯收交趾大斥南疆悉以其地爲郡縣故有若是之遠非句股之法廢而所言里數皆以著地人跡計也隋志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唐志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視漢之東西無異而南北加廓其爲土地之界限以鳥飛準繩計則均也然此說但可施之秦漢以後若周之九服里數倍於禹貢則又自有其故矣

周服里數倍於禹服是古今一大疑義賈公彥云若據鳥飛直路此周之五服亦止五千若隨山川屈曲則禹貢亦

萬里彼此不異也是禹服周服實皆五千但書據鳥飛直

路禮計山川屈曲故多寡不同耳按二經里數皆以開方

言之無計人跡屈曲之理賈說非是陸佃禮象曰鄭氏謂

周公斤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此讀周官之誤也蓋禹貢

言面周官言方言方則外各二百五十里非一面五百里

也易祓撰禹貢疆理廣記復引伸之曰禹五服帝畿在內

帝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

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為二千五百里兩

面相距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

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藩服其名凡九九服每

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為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為

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為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者五

百里之藩服耳然禹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

周藩服之域其名雖增而地未嘗增也此說較陸氏更暢

千年不破之疑至是而遂決曾氏云周蠻服夷服即禹要

也今斷從易氏金吉甫又撮其要云攷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

五百里是舉一而言之周官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某服則舉兩面通計之然則禹貢所謂五百里者

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三

家遞相發明頗覺後來者居上王明逸云考周之幅員蓋

下陟禹之迹則亦以禹迹為極耳不廣於禹立政言方行天

或謂古今尺有長短步有大小故周服與禹服不同田制

夏五十畝殷七十畝周百畝亦以尺有長短之故名異而實不變夏尺倍於周尺禹服五千周服萬里理有固然無足怪者余按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是古步大於今步古里寬於今里也然不應禹尺與周尺相去一倍之遠日知錄曰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為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為里而尺又大於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是今步大於古步今里寬於古里也不應禹五千里周反倍之為萬里二說皆不可通則上三家之言洵為篤論矣蔡傳悉排羣說而自為之解曰禹聲教所及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經畫之也此解近是然亦不應外薄之地三倍於五服

禹之五服

以開方法計之為方千里者二十五從蔡說則周之衛蠻夷鎮藩皆外薄之地為方千里者七十五是禹服僅得其一也

仁山舍蔡而從易可謂擇之精守之約矣

蔡傳曰案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千五百里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攷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夷淵

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
金吉甫云隆古都冀政教四達則冀北之野生聚教訓必
不如後世之爲窮漠所以水平之後分爲幽并其廣可知
兼堯都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於今地理
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蓋二百六十餘里耳則是
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緬想當時甸服之地當
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西自邠岐豐鎬爲八百里東通洛陽
六百里總爲方千里耳五服之制其間絕長補短計亦如
此何則周都豐鎬西至犬戎約千餘里而目爲荒服則是
五服之制有因地而爲長短者蓋諸侯分服特以爲朝貢
之限制或在近而視遠或雖遠而視近地有廣狹俗有夷
夏未必截然如此正方聖人立爲限制之經於中固必有
通變之義讀書者不可拘於一說而不知聖人體用之大
也渭按此論勝蔡孟子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王制
曰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漢書地理志曰洛邑
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短長
相覆卽絕長補短之謂以是知先王體國經野皆用此法
雖云四面相距各若干里其間容有所乘除未必面面均
齊無或贏縮也尹耕兩鎮志云涿鹿東北之極陬也而黃
帝以之建都釜山塞上之小山也而黃帝以之合符則當
時蕃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涿鹿今保安州釜山在懷來城北此言古冀
北地尙寬也然爲沙漠所限南距堯都多不過二千里其

所以得備五服之制者絕長補短以成之耳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

釋文漸子廉反被皮寄反

傳曰漸入也正義曰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漸被皆過之意也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顏氏曰被加也朔北方也暨及也吳氏曰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邵氏曰禹貢九州皆有疆界天下獨無疆界乎東漸西被朔南暨此天下之疆界也謂按此總言九州之大界卽禹所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傳謂在五服之外蓋禹以方五千里之地制爲五服而其外尚有餘地則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是爲九州之大界其外則四海也

凡禹貢疆理之所及皆東海也故曰東漸于海揚州傳云南距海非也吳語晉侯合重褐復命於吳王曰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越語范蠡對王孫雄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漢書惠帝三年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師古曰卽今泉州是其地然則吳越閩所濱之海皆東海也至嶺南揭陽始爲南海而禹時不在九州之域故止於東境言之詳見揚州

流沙一在張掖漢志居延澤在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是也一在燉煌通典云燉煌卽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是也經云西被于流沙而居延澤乃在張掖之東北則固當主燉煌矣沙漠自西而東且迤北居

延澤雖非禹貢之流沙亦卽此沙漠之地獨王制所謂流沙去西河千里而遙其地甚近蓋又與禹貢漢志所言者異矣五代史晉天福三年高居誨使手闡還記其山川云自靈州過黃河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西百五十里至肅州渡金河出玉門關此在今肅州衛西非古玉門關也至瓜州沙州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

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元和志云鳴沙縣東北至靈州一百二十里隋置環州以大河環曲爲名今寧夏中

鳴沙故城夢溪筆談云余在鄜延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

間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爲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

其一陷則人馬駢車應時皆沒或謂此卽流沙也方輿紀

要云旱海在寧夏衛靈州所東南宋張洎曰自威州至靈

州有旱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谿澗川谷張舜民曰今旱

江平卽旱海在清遠軍北趙珣曰鹽夏清遠軍間並係沙

磧俗謂之旱海自環州出清剛州本靈州大路自此至美

利寨漸入平夏徑旱海中至耀德清邊鎮入靈州是也今

按以上諸書所載則靈州之地已有沙磧王制所謂流沙

當在鳴沙廢縣界中蓋其地東距西河適千里而遙也自

此以西沙磧逾廣而東西三千里之徑數及此而止故曰

西不盡流沙儒者不察遂以此爲西被之流沙因謂禹貢

九州之境不過方三千里而要荒割爲異域五服五千之義鬱而不明久矣

黃氏日抄曰古注以聲教斷句諸家皆從之余友蔣榮甫云昔徐履赴試道求水村舍有老士人教四五童蒙以朔南暨爲句徐言其誤老士人者怒曰獨朔南預聲教而東西無預邪東西皆有所止之地故以海與流沙言朔南地廣故以暨言而下文總以聲教詒于四海耳今按裴駟史記集解其注在暨字下則自劉宋時已不從孔傳而以聲教屬下讀矣老士人固有所受之也

爾雅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北稱朔也朔南與上東西對非有一地之可指說者以朔爲堯典之朔方南爲堯典之南交亦無大礙或謂卽漢朔方郡則其地太近以南交爲交趾則又大遠矣不可從暨與漸被似有羸縮之別鄭康成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是暨羸於漸被也今以經文考之東有嵎夷萊夷斗入大海西有三危黑水在流沙之中皆過之故指言其地而謂之漸被南抵五嶺北距大漠則及境而止不能越乎其外故但云暨暨之縮於漸被也明甚鄭說非是

九州南北之大界傳記無可考唯唐神功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爲東距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戎狄而隔中外也南北二句實可爲朔南暨注腳應

鑄釋王制曰獨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內西南北海則遠在夷徼之外也南獨以衡山爲限百越未盡開也惟河舉東西南北河流縈帶中國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此古今天地之大運也理明義精於此經無一不合

王耕野云聲教至于海濱則止矣何以又云漸于海被于流沙蓋海島之夷與流沙以西之戎咸賓貢于中國則是有虞之聲教東不止于海且漸入于海中西不止於流沙又蒙被流沙之外矣渭按此三句言九州之大界漸被暨皆以地言非謂聲教之所及也與島夷西戎無涉舊以朔南暨聲教爲句故孔疏以爲雖在五服之外皆與聞天子聲教時來朝見王氏承其誤乃有此說

堯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傳云夏與春交此治南方之官也疏云此官既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史記索隱曰孔註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今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不疑也渭按南交固當以地言然上古之地名不可考者多矣一字偶同其可遂斷以爲交阯邪水

經葉榆水注云尙書大傳曰堯南撫交阯於禹貢荊州之

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阯有不粒食者焉春秋不見於傳不通於華夏然則交州實荊州之南垂與揚州無涉且在幽荒之外并不可謂荆域太康地志云交州本屬揚州爲虞之南極真妄談不足信

史記言四海咸戴帝舜之功曰南撫交阯北發息慎卽肅慎遂有據此文以證交州爲虞之南極者不知此特言聲教之所訖耳抑或如後世舉種內屬之類故謂之撫索隱曰帝舜之德撫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撫之此說是也滅貊朝鮮北與肅慎接壤謂肅慎直營州之塞外則可亦不得謂在營域難者曰左傳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斯言亦不足信乎余

曰此不過一時應對泛舉四方之土非正言九州之疆界如必泥此辭則巴濮楚鄧南距衡山尙遠境且不至於嶺况嶺南乎參之史記北發肅慎則然矣安在其爲南撫交阯也魯語武王克商遂通道九夷八蠻肅慎氏來貢楛矢斨石及成王時有賄肅慎之命或舉種內屬故詹桓伯舉以折晉亦未可知古今事變不同豈可以周疆爲虞界哉舜葬於蒼梧之野見禮記儒者多疑之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則舜在位止三十九年壽止九十九歲明與尙書五十載陟方之文牴牾矣巡狩之有無又安足辨邪周洪謨讀書錄曰按舜年九十三自謂倦於勤而命禹居攝豈有百九歲之後而又南涉大江

深入蠻夷之地哉爲此說者惑於書陟方乃死之文耳要
之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云卒於鳴條者得之
今按堯在位七十載而舉舜又三載受終于文祖下文言
祭祀朝覲巡狩之事皆舜代爲之堯甫七十三歲卽不復
巡守而舜乃百有九歲南巡至嶺南瘴癘之鄉豈舜之精
神獨厚邪抑堯之德不若舜而早倦於勤邪如以禮經爲
不可違則先儒固嘗言禮弓有可疑者矣如以史記爲不
可背則司馬遷之謬誤前人所以正之者非一端矣何獨
於此不能釋然也

韓退之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人皆信之其酬張韶州詩
云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近有援此以證南

巡之事者余按水經注利水南逕韶石下其高百仞廣圓
五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小大略均似雙闕名曰韶石元
和志云在韶州曲江縣東北八十里高七十五丈並無舜
奏樂之說至寰宇記始云韶州科斗勞水間有韶石舜南
遊登此石奏樂因名樂史書成於宋初其言率本唐人蓋
上賓虞舜之句所從出也然退之雅不信南巡之說黃陵
廟碑云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
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
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
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
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

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此退之不信南巡之明證也九疑之葬二妃之溺韶石之奏斑竹之痕皆以南巡爲根柢南巡之事虛則其餘皆不足辨矣詩人託興稗官小說皆可用安得援以說經如必據此駁彼則送惠師詩云斑竹啼舜婦卽撰黃陵碑者之所作也豈亦可據詩以駁文邪檀弓曰二妃未之從而退之祭張員外文云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則又將據文以駁禮邪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灑淚畱叢筠王伯厚云二詩可以祛千載之惑

自兩漢以降嶺南之風氣漸移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於是乎在魁奇忠信材德之民於是乎生一以爲脂膏之地一以爲文獻之邦下逮唐世瀕海之饒有加於昔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而余謂不在九州之限或警余粵產多才將釋憾於子可奈何余曰知道者必無此憾不然則杜君卿先已當之矣夫何懼三代已下東南日闢西北日荒此古今消長之大運風俗與世爲推移聖人因時而立政使堯舜復生於今亦必以嶺南爲一州吾所言者禹貢之疆域耳西北之日荒者不得推而棄諸九州之外則東南之日闢者亦不得引而納諸九州之內就經說經唯期不肯於理徇當世之人情而曲爲之遷就可乎哉

聲教訖于四海

釋文訖斤密反

吳氏曰聲教者雖不近見善教之實然亦遠聞善教之聲而效慕之也訖盡也顧氏炎武曰禹貢之言海有二東漸于海

實言之海也聲教訖于四海彙言之海也渭按左傳云樹之

風聲司馬相如云逖聽者風聲聲教之謂也四海謂東夷西

戎南蠻北狄在九州之外者時聲教所及東海之島夷西戎

之崑崙析支渠搜皆已來貢迨告成之後則南撫交趾北發

肅慎而四海之外無遠弗届矣

中庸之頌至聖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

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

血氣者莫不尊親此聲教訖于四海之義疏也史記言帝

顓頊之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

蟠木動靜之物日月所照莫不砥屬亦聲教四訖之意其

稱禹功則言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

于荒服謂在九州之內者又云南撫交趾北發

索隱曰當云北戶

西戎析枝渠廋氏羌

戎字疑衍

北山戎發息慎當云北山戎息慎

東長

鳥夷

索隱曰長下少夷字案大戴禮云長夷

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謂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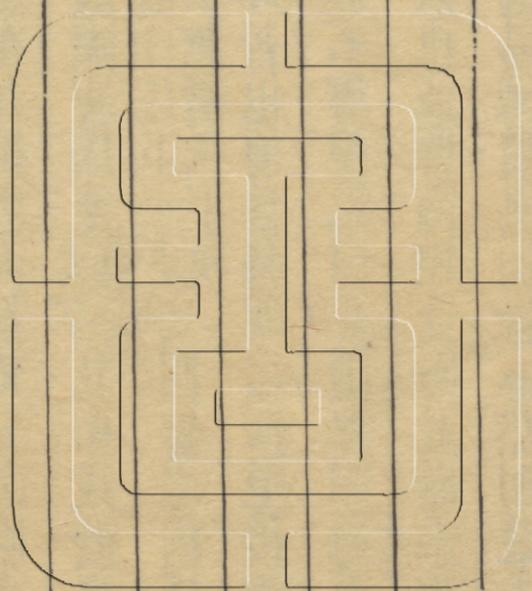
九州之外者也前言疆理之所至後言聲教之所及咸戴

帝舜與莫不尊親意同非謂舉四海而疆理之悉有其地

悉臣其人也或據南撫交趾北發肅慎二語以證有虞之

世交趾為揚域肅慎為營域然則肇十有二州豈并湖南

暨之規模而亦廓之邪雖辯若懸河吾未之敢信矣



皇清經解卷四十六終

皇清經解卷四十七

嘉應葉 輪舊校
番禺高學 耀新校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禹錫立圭告厥成功

王氏曰禹錫立圭于堯以告成功也錫與師錫帝九江納錫
大龜同義蔡氏曰水土既平禹以立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
也水色黑故圭以立云傅氏曰水患平而錫土姓君之報功
也聲教訖于四海而錫立圭臣之歸美以報上也王氏樵曰
上與下為錫禹奉立圭而曰錫者為舜成萬世之功不可以
常辭書渭按此二句乃史辭立圭或以為錫堯或以為錫舜
未知孰是時堯老舜攝蓋禹上之於舜而舜歸之於堯理當
然也

傳云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之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按錫者與也下與上亦可謂之錫經言禹錫不言錫禹則其爲禹之錫堯也審矣呂伯恭以爲錫舜而蔡傳因之亦通林少穎云臣以圭而錫君載籍恐無此事以某所見是禹以立圭告成於天耳謂禹告天尤無據且易益六三爻辭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此非臣錫圭於君之事見於載籍者乎

下與上書錫者三一師錫帝以舜一九江納錫大龜一禹錫立圭蓋堯爲天下得人龜足以決大疑禹成萬世永賴之功事莫有大於此者故皆異其文

正義云考工記天謂之立是立爲天色堯之賜禹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蘇氏曰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帝錫禹以立圭爲水德之瑞也蔡傳舍孔而從蘇渭按尚書璇璣鈴云禹開龍門導積石立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賜佩緯書之言不足據然或禹治水時得一玉色立而異於常玉故琢爲圭以獻諸上亦未可知玉色立斯謂之立圭天功水德禹未嘗有意於其間也

成功人皆謂水土之功成此未足以盡其義天生民而立君以治之養與教二端而已養之所以遂其生教之所以復其性生已遂而性猶未復聖人之憂方深故必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聲教訖于四海而後爲新民之極功止于至善也禹抑洪水不過八年而告厥成功需之十有三載職

是故耳禹貢一書雖言治水之事而其規模之大義理之精如此二十八篇中唯堯典洪範可與頡頏餘皆不及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其體不同春秋以事繫日日繫月月繫時時繫年前後灼然可見尚書則以事類結聚成篇而年月不具其前後更須參考史遷不知此義故本紀多誤堯命舜攝位之辭曰乃言底可績三載金履祥通鑑前編從王肅說以堯在位七十載癸丑舜徵庸至七十二載乙卯命攝位為三載其明年丙辰正月受終于文祖事與經合而遷則曰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使舜攝政八年而堯崩此一誤也舜陟帝位咨四岳求可宅百揆者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安國傳云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是也孟子言舜使益掌火禹治水皆堯老舜攝時事而遷則錯解經文以為堯崩之後舜問於四岳岳舉禹乃命禹平水土此又一誤也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左傳僖二十三年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云鯀殛而禹興二事大抵皆在徵庸三十年中而不能灼知其為何年文十八年季文子曰舜臣堯流四凶族又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先儒據此以殛鯀為歷試三載中事然舜典紀四罪在受終之後故史遷云舜攝位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此說與經合彼以為去四凶皆在歷試時不待受終後者亦過泥季文子之言耳

尙書雖年月不具而以前事繫後事之下恐無是理金氏
謂舜攝位之明年丁巳始巡狩疑殛鯀在此時也鯀之初
殛禹年尙幼未嘗以能治水聞及鯀死舜始聞其有聖德
而能治水乃舉而用之使嗣鯀職故祭法曰鯀障洪水而
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非謂父子接踵治水也先儒馬融等
以爲舜徵用卽舉禹治水三載而八州平乃禪舜其明年
兗州平合鯀九載爲十三載適當舜受終之年是禹父子
接踵而治水也夫舜方用禹而殛其父以死殆非人情且
史遷云禹立十年而崩裴駟集解引皇甫謐曰禹年百歲
前編禹十年爲癸未追而上之當生于堯六十一載甲辰
下逮七十載癸丑舜徵庸禹方十歲而遽畀以治水之任

亦大可疑傅子曰荀仲豫稱禹十二爲司空則當在乙卯
羅泌路史言舜攝時鯀既死而禹用益年十四則當在
丁巳雖較遲數年猶未離乎幼也竊謂四罪無死刑殛者
拘囚困苦之使鬱鬱無聊不獲盡其天年故謂之殛死非
甫殛而隨死也死後禹又須居喪二年計鯀殛禹興中間
尙隔十餘載不得泥洪範左氏之文以爲父子接踵治水
也益稷傳云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水是已嘗治水而輟
事成昏也吳越春秋云禹三十未娶三十當舜攝位十九
載甲戌至是始輟事成昏則受命治水必不在幼時可知
矣世遠事湮紀載疎略如馬融等說則禹興太早如史遷
及趙曄說則禹興又太遲以理度之舉禹必不在攝位十

五年之後而告成則必在放勳殂落之前所可知者如此而已先儒推測之言亦未必盡得也

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史記河渠書云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

漢書溝洫志同

此據兗州作十有

三載乃同以爲言也正義曰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得舜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卽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馬融云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

渭

按鯀以無成致殛則其功必少故經惟於太原言修

漢儒乃因祭法之文而張大之以爲禹修父業事止三年

夫以九州之大三年而畢其役禹雖聖人亦未必神速至

此當以孟子之說爲正然東漸西被聲教四訖之效恐亦

非八年所能致則十三載之說未爲無據但不當連鯀九

載嘗試就禹所自言而折中之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

呱而泣子弗子惟荒度土功此八年中事經文冀州至成

賦中邦是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九年迄十三年事經文錫土姓至

聲教訖于四海是也九州攸同當在舜受終二十年後錫

圭告成則又在其後五年去放勳殂落之歲殆無幾耳鼂

錯曰堯有九年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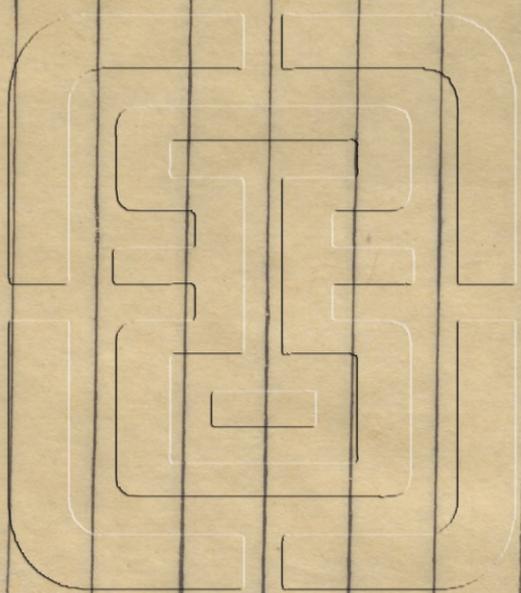
惟據鯀九載

高堂隆云堯洪水二十二載

合鯀九載禹十三載皆不得其實今參攷羣言知鯀殛禹與中間尙

隔一紀通前九載後八年計之垂三十年而始平灑沈澹
 災蓋若斯之難也善哉乎邵文莊之論曰堯之水說者謂
 開闢以來未有治之者故不得其道而若是烈也天下之
 生久矣歷三皇氏未開懷襄昏墊之為害也何獨至於堯
 而有然此天地之大變變通之會其當斯時乎以粒易鮮
 以居易巢斯所謂通變宜民者也非水之治其何以及此
 是故洪水一亂也化懷襄而平成轉昏墊而敘且歌豈非
 開萬世之治乎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水哉水哉所以
 啟君子之經綸者大矣而況恆雨積焉諸山洩焉當是時
 水固有異於常者而泛以配湯之旱殆書生之常談也夫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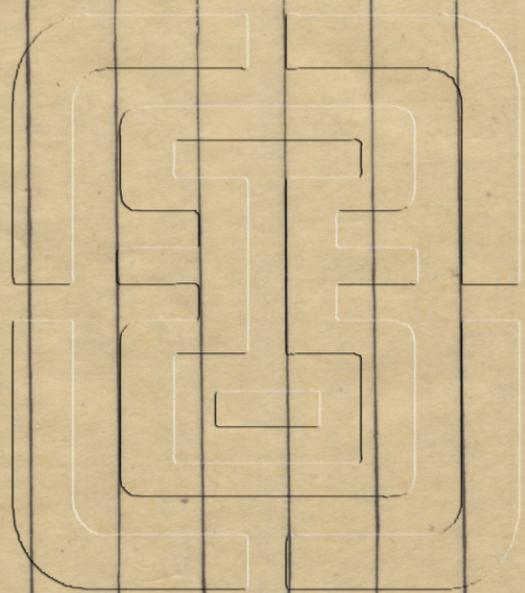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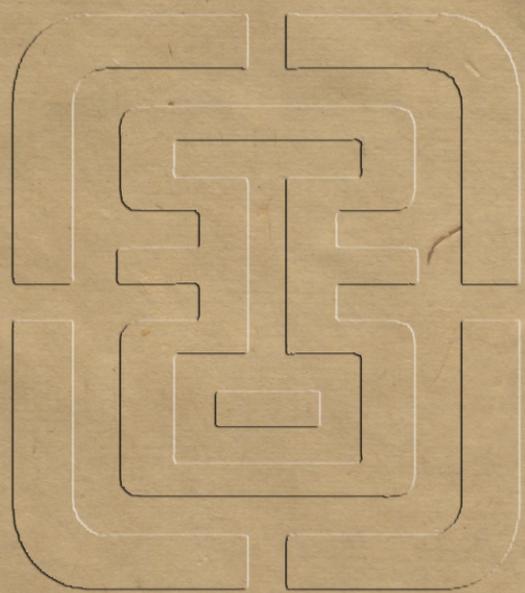
皇清經解卷四十七終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七 胡明經禹貢錐指

六 庚申補刊

嘉應葉 輪舊校
 番禺高學 耀新校



皇清新解

卷四十七

九

